

憶亡夫愛家愛國



↑民國41年國慶日，趙光裕（左1）與同僚在旗山合影。（圖／傅伯蓉）

外子離世三年了，我對他的思念卻絲毫未減！夫婿趙光裕，江蘇流陽人，服役軍旅十年後因病以少尉退伍，在民國四十年代，離鄉背井的退伍軍人找工作非常不容易，為了糊口，外子下坑挖煤，一邊工作、一邊讀書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終於金榜題名考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。

外子大三時與同學張少傑創辦臺灣大學新聞和大學雜誌。這些刊物、雜誌後來由學弟們傳承。當年經國先生也曾與臺大學生書信往來，鼓勵他們要認真讀書、未來報效國家。外子沒有讓經國先生失望，畢業後，投身於媒體工作，擔任報社記者，曾於民國五十二年奉派越南西貢（今胡志明市），採訪越戰新聞。

我與外公是民國五十二年三月八日結婚，由於他在煤礦坑中工作時得過肋膜炎，每逢天氣轉變，他就容易生病，正好我是護理人員，長期以來一直把他當我的病人細心照顧。

外子為了家庭生計，下班後也曾至高中夜間部兼課，但我們再辛苦，也經常為弱勢家庭學生代交學費，鼓勵他們只有用功讀書，才能改變命運。退休後，他書寫歷史群英，認為只有如此，才能做好下一代的品德教育。

日子過得很快，不覺已與外子結婚五十餘年，民國一〇六年四月三十日上午，我與外子在住家附近公園散步聊天，他忽然感覺胸悶難以透氣，但是他卻沒有發覺，我更是不敢大意，陪他去我擔任志工的忠孝醫院就診，

在急診室照了X光後，醫生研判他肺部積水必須住院，外公氣喘嚴重不開氧氣罩，後來他住進了加護病房，用呼吸器幫助呼吸。

我長期在護理部工作，早已看盡生老病死，面對於生命的無常早有體悟，當看見外公肺部發白的X光片，其實我內心就早有準備。而他雖是九十歲的老人，卻能幽默的對我說：「住加護病房最好，可以不用請外藉看護。」在他人生最後的階段，若病情稍有穩定些就必須轉入普通病房，嚴重時就轉入加護病房。醫師也提醒我要有最壞的打算。

外子似也知道大壽將至，有一天他突然對我說，恐無法再陪伴我，我內心的悲痛油然而生。那一天終於還是來了，七月六日晚間，醫院突然廣播要家人前往加護病房，到達後醫師宣布外子已無生命跡象，雖有心裡準備，但我仍無法接受現實，當下放聲嚎啕不能自己，通知女兒們來醫院見父親最後的一面。

他的告別式於七月十四日在臺北松山教會舉行，親朋好友都來參加，送我走完人生之路，他火化之後，我才真正感覺我倆從此天人永隔，五十二年的婚姻，也因他的離世而劃下句點，但我相信他雖已隨上帝而去，但對我的關懷卻不曾稍減，而他也將永駐我心。

「作者速寫」傅伯蓉，臺安醫院護理師退休。父傅瑞亭空軍上校退伍，夫趙光裕陸軍少尉退伍。



張濟夏攝於青島前線。（圖／張濟夏）

我軍堅守將士鮮血換勝利

今年是范家集戰役七十三周年，范家集戰役是國共內戰非常慘烈的一役，對於華東地區敵我勢力的消長有著關鍵性的影響。

國共戰爭之初，我軍在東北戰事失利，主戰場轉移華中，而戰鬥之慘烈又以魯境為最。三十五年冬日，我屬之第六十四軍奉命自粵北上，前赴魯南臨沂作戰；軍部幕僚群奉命駐守徐州，負責後勤支援任務，我當時任職軍需處一等佐軍需，負責糧秣補給事宜，後配合戰事需要移駐青島市。

三十二年九月，六十四軍自魯南開赴魯東、魯北一帶，進駐膠濟鐵路以北的范家集，十月二日深夜，共軍對我軍發起圍攻，魯南共軍突然急速北移，十數萬軍隊包圍范家集，慘烈的戰役由此展開。范家集內僅有三百餘間簡陋的民房，其結構之脆弱已無法構築防禦工事，唯一可倚靠的制高點為北

面的三戶山，我軍派遣一團兵力固守，范家集外各據點則由其他部隊防守。三戶山敵夜激戰，我軍李副團長及其擔任排長的胞弟雙雙於此役不幸陣亡，一位中校奉命押送彈藥支援，但因陣前抗命而就地槍決。在很短的時間內全團官兵幾乎犧牲殆盡，三戶山失陷，范家集岌岌可危，集內彈藥如雨，軍長黃國樑中將在砲堡內沉着指揮。敵我激戰已七晝夜，本軍傷亡人數達三千餘人，陣前敵屍遍野，共軍

不斷增援，對我軍重重包圍。到了第八日我軍外圍兩據點失陷，共軍四百餘人衝入集內，我軍經肉搏苦戰後將入侵敵軍殲滅。

范家集之役，共軍傷亡達兩萬餘人，其擔任主攻的部隊元氣大傷，我六十四軍與三倍於己的敵軍血戰八晝夜，傷亡四千餘人，連同增援各軍，國軍傷亡亦有一萬餘人。在本軍被圍第九日，蔣主席空投手諭：「國樑軍長弟鑒：中正刻抵青島，督率各軍努力赴援，達成解圍目的。望勵所部，一面固守待援，抱定與陣地共存亡決心；一面準備一切與友軍夾擊當面之敵，並不斷出擊，以發揚我革命軍之傳統精神。切不可與友軍通用明語，更不可在無線電中呼苦呼救，為敵所知則敵膽更壯，其雖在精疲力竭、糧盡彈絕之時，亦不願逃竄，而且因此反長其野心，以期圍殲我軍矣！餘不

二。順頌戎禮，中正手啟。十月九日十四時。」蔣主席此一電令大大振奮了軍心。

本軍被圍第十一日，上午八時許，我增援部隊第九軍已攻抵范家集以東，敵軍且戰且退，十時許我軍與第九軍兩軍正式會師，第九軍王凌雲軍長目睹遍地屍骸，范家集內房舍全毀，不禁與黃國樑軍長抱頭痛哭，可歌可泣的范家集戰役於此結束。雖然我軍未能守住膠東半島，但在范家集一役中犧牲的烈士，碧血長天，其精神將永垂千古。

「作者速寫」張濟夏，民國三十二年從軍抗日，後隨軍來臺，服務軍職三十八年，官拜少將。曾任國軍同袍儲蓄會主任、聯勤財務署副署長，民國七十年國防部主計局副局長任內退休。曾獲頒寶星、金蘭、邵亮、陸光、忠勤等勳章一十二座。

領袖鐵衛隊以憲兵為榮

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三日，我在無錫入伍憲兵教導第一團第一隊，團部駐惠山，隊部駐惠山浜（小河）口的泰豐棧棧（倉庫），從此，獻身憲兵十年。

是年九月下旬，全團分批赴上海虹口碼頭上登陸艇，分批來到臺灣基隆港，再搭鳳林輪到花蓮，進駐北埔村營房，這原來是製鋁工廠，背對著巍巍的中央山脈，面臨著浩瀚的太平洋，十月二十五日正式開始八個月的新兵訓練，十月三十一日舉行盛大的開訓典禮。三十八年六月結訓，憲兵教導第一團改番號為憲兵第八團，各連分赴臺中以南重要城市及要地執行憲兵勤務，維護社會治安。

民國三十九年夏天，憲兵第七連派革命實踐研究院團山軍官團特別警衛，一天上午，我輪值團本部八到十時衛兵，蔣公於九時許抵達，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近距離看到他。四十二年春，第七連進駐中山北路東區憲兵隊，負責中山北路和國防大學等地的特別警衛，我派守國防大學大禮堂門口，蔣公時常到此對受訓軍官致訓詞，這時近距離觀看蔣公的機會就比較多了，一代偉人的風華與和藹的態度，讓我永銘於心。

四十二年秋，我連奉命進駐臺北賓館，接替精忠警衛連擔任總統府特別警衛，當時我所負責的崗位在總統府花廳二樓南走道北側，而南側則由國防部警衛營站崗。駐在臺北賓館這段時間，我們每天都高唱〈我們是領袖鐵衛隊〉一歌，這是由詩人鐘雷作詞，音樂家李中和作

曲，「我們是領袖的鐵衛隊，我們是革命的內層保障，我們有鐵的意志，我們有鐵的紀綱……」至今仍琅琅上口。

四十五年秋，我奉調憲兵司令部憲光報服務。四十七年秋天我考上政工幹校學生班第八期政治系，離開了獻身十年的憲兵行列。政工幹校畢業後，我被派往陸軍服務，六十一年十月我以少校營輔導長在金門退伍，後來當了幾年的老師，六十八年進入銓敘部服務直到退休。「一日為憲兵，終身為憲兵」不論我在哪一個單位，我都不忘我曾經是戍衛元首的憲兵。

我們憲兵第七連退伍弟兄成立愛荷聯誼會，荷花是憲兵的軍徽，象徵出淤泥而不染，代表憲兵的紀律與清廉。這一朵鮮豔的荷花，永遠綻放在每一位曾經是憲兵的弟兄心中。

「作者速寫」姚錦才，政工幹校第八期政治系畢，陸軍少校營輔導長退伍。民國八十六年銓敘部簡任十一職等研究委員退休。



姚錦才攝於臺北賓館。（圖／姚錦才）



讀者滿意度調查抽獎活動 得獎名單單出爐

【本刊訊】《榮光雙周刊》舉辦一〇九年度讀者滿意度調查及抽獎活動，自九月二日起，至十月八日截止收件，共收到五千一百四十份有效回函；日前在輔導會五樓會議室舉行公開抽獎，共抽出十六位幸運得獎者，現場邀請輔導會政風處陳孟欣小姐全程見證，並當場錄影以昭公信。

今年的讀者滿意度調查及抽獎活動以電腦抽獎，讀者將紙本問卷或上網填寫回寄後，統一由《榮光雙周刊》發行組將問卷輸入電腦問卷系統。

抽獎活動由《榮光雙周刊》發行人吳志揚抽出頭獎一名、行政管理處副處長曹東發抽出貳獎五名、商訊文化總經理劉益昌抽出參獎十名。

頭獎 新臺幣一萬元 一名：衛○宏
貳獎 新臺幣六千元 五名：嚴○倫、張○芸、楊○培、鄭○章、徐○柱
參獎 新臺幣五千元 十名：杜○堯、鍾○波、雷○軍、邵○仕、邱○仁、卜○榮、王○坤、陳○居、陳○龍、謝○臣

注：基於個資保護，僅公布中獎者部分資料，本刊將掛號寄送通知單通知中獎者後續領獎事宜。